

<<四棵杨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四棵杨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652465

10位ISBN编号：7807652462

出版时间：2010-1

出版时间：河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寒川子

页数：636

字数：86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四棵杨>>

内容概要

当今中国喜剧太多，少有悲剧，能够震耳发聩的悲剧少之又少。

《四棵杨》正是这样一部悲剧。

《四棵杨》主要描写中原山村四棵杨自49年土改至76年文革结束近三十年间的农村生活故事，栩栩如生地向我们展示了被绑缚在土地上的一场文化博弈，从人性和文化的视角解读了中国当代农民的共同命运，再现了中原农村的生活真实。

《四棵杨》采用白描手法，只讲故事，少有环境描写和心理分析，行文如行云流水，镜头感强，读之像是在看电视剧。

故事情节曲折，于细微处感人，容易使读者产生阅读快感，同时，作者的创作态度、文化底蕴、行文风格、故事展现、人物设计等，与中国时下的其他乡土作家所写的农村小说大是不同，也相信更能撼动今日的读者。

本书精要： 风云突变，老张家大祸临头 情系好人，众乡邻竭诚救难 父死妻亡，张天珏悲极而疯 分田得财，成家兴喜气盈门 机缘巧合，周进才弃道还俗 勤劳致富，成有林择媳求孙 合作化兴起，成家拒不入社 高产田出笼，上下一力弄假 三面红旗，砸锅化铁真忙 毁林烧炭，四棵神树难撼 大锅吃饭，白面馍无人吝惜 修炉铺路，秋庄稼丰收不收 灾难考验人性，生死彰显大义 三年饥荒，三疯子神秘失踪 人民罹难，白龙爷意外显灵 阴差阳错，月老最爱搭错线 男欢女爱，心中总有不如意 一女二男，婉蓉自叹命苦 二女一男，旺田魂牵孤坟 欠人钱，生活难，成家兴度日如年，不忘体面做人 笑着哭，苦中求，李青龙解数使尽，一心只为社员 处心积虑，万风扬仗势弄权四棵杨 舍生取义，老烟薰化鬼功成南山岗 双龙河逞威，大水淹没众家园 白云天赴难，营救村民脱厄运

<<四棵杨>>

作者简介

寒川子，喜欢围棋乒乓，时常胡思乱想，偶尔白日做梦，尚有自知之明；幼时爱听故事，长大爱编故事，不惑之年始知故事不是编的；修西文二十年，惊叹西学浩瀚；回首再读先秦，始知祖宗渊深；近年渐悟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所言之妙，决心以余生寻道觅真。

<<四棵杨>>

书籍目录

第 章 引窝蛋第一章 天雨雪第二章 河坡地第三章 合作社第四章 高产田第五章 四棵杨第六章 秋庄稼第七章 大饥荒第八章 死魂灵第九章 苦缘人第十章 二夫女第十一章 福音会第十二章 大革命 第十三章 缺粮钱第十四章 妯娌俩第十五章 青春血第十六章 人朦胧 第十七章 岗上柏第十八章 双龙爷

<<四棵杨>>

章节摘录

长篇农村小说 四棵杨 寒川子 山里的雪说下就下。

三天朔风过后，空中先是砸下小米粒大小的雪珠子，落在地上乱蹦。

接着是雪花，初时就跟春天的柳絮一样，飘飘袅袅，纷纷扬扬，乱迷眼。

迎黑时，风住了，雪花大起来，四棵杨村连同周围的旷野渐渐罩上一层白袍。

这是入冬来的第一场雪，天气骤冷，村里人还不适应，天未黑定，大部分人家就关门闭户了。

及至人定，除了农会主席孙明岑家的门缝里依旧透出些许光亮之外，整个村落一片死寂。

明岑家的大门缝一直亮着。

交三更时，院门上的柴扉悄悄打开，一条黑影闪出来，如做贼一般，轻手轻脚地沿墙脚缓缓移动。

拐过两家院落，黑影顿住脚步，回首看一眼，拿出一块方巾裹在头上，陡然加快脚步，朝村外急急走去。

雪越下越大。

快出村时，不知被何物绊了一下，黑影发出“哎哟”一声轻叫，歪倒在地。

黑影再站起时，左脚有点儿跛，几乎是一步一拐。

黑影沿着村北一条土沟的沟沿跛有一里多，走近白龙庙的庙门。

门关着，黑影迟疑有顷，用手拍打。

不一会儿，庙门吱呀一声洞开，道士进才探出头来，目光奇异地盯向黑影。

黑影一把扯下头上的方巾，抬眼看着进才。

因是夜间，进才认不真切，小声问道：“可是孙家施主？”

”黑影轻嘘一声，闪进庙门。

进才犹豫一下，反手合上门，迟疑一下，跟在后面。

“孙家施主”是明岑老婆，在娘家姓李，按照此地习俗，村里比她辈分大的都称她李姐儿。

李姐儿三十来岁，已育四胎，头胎得百日咳死了。

从第二胎开始，李姐儿就为白龙爷上香，产前进许愿香，产后进还愿香，接下来的两女一男全活下来，李姐儿也因此与进才成了熟人。

“道爷，他们住哪儿？”

”李姐儿顾不上别的，开门见山。

“施主是说，张施主一家？”

”进才反口问道。

老道长坐化，进才自然接班，成为新道长。

近些日来，被土改工作队划为地主成分的张宗庵一家净身出户，被民兵们拘押在庙里，接受管制。

除他们之外，庙内并无他人。

进才问出此话，无异是闲扯筋，因而李姐儿没理睬他，只拿眼睛盯住他看。

进才似也觉出来，呵呵憨笑两声，引她走到大殿门口，指着门道：“在里面呢！”

”伸手敲门，“张施主，快起来，有人寻你！”

”殿里一阵响动，不一会儿，门吱呀一声洞开，张宗庵站在门口，见是李姐儿，先是一怔，继而哈腰笑道：“是李姐儿呀，真是稀客，屋里坐！”

”李姐儿转对进才道：“道爷，我跟大叔说句细话，你到大门口守着，要是有人来，就大声咳嗽！”

”进才应过，朝宗庵拱了拱手，转身去了。

李姐儿跨进门槛，迅速关上房门。

宗庵的儿子张天珏打着火绳，点亮油灯，殿内亮堂起来。

李姐儿打眼一看，张家几口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，连个草席也没有。

地上铺几捆麦秸，显然是进才为他们抱来的。

一个二十出头的俏丽女人靠在一捆麦秸上，身上裹着一件又宽又大的道袍。

一个不到四岁的男孩子拱在女人怀里，睡梦正香。

<<四棵杨>>

女人两唇发乌，紧紧搂着那孩子，身子微微颤动，两只大眼惊惧地瞟过来，落在李姐儿身上。天珏放好灯，亦走过来，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爹旁边，朝她勉强挤出一笑。

望着这家落难老小，李姐儿两眼一酸，后悔没带一床被子来。

见女人越抖越厉害，李姐儿趋前几步，弯腰摸摸她的额头，急叫：“大叔，邓姐儿发烧了！”

“邓姐儿就是那女人，姓邓名芝娴，是天珏两年前从大上海带回来的俏媳妇，说是扬州人，能唱会弹，为人和善，四棵杨人无不喜欢她，依村中习俗叫她邓姐儿。

“唉，”宗庵的眼圈红了，拿手揉巴几下，长叹一声，沙哑的声音几乎呜咽了，“李姐儿呀，全怪我，我这没用的不知中了哪门子邪，非让天珏他们回来，害了他们不说，也害了我的小孙子！”

“不无追悔地蹲在地上，小声啜泣起来。

“爹，”天珏劝道，“咋能怪你哩？”

是我们自个儿回来的！”

“大叔呀，”李姐儿急了，“甭说这些了，赶明儿得找天旗来，无论如何要为邓姐儿把把脉，先退烧再说！”

“唉，”宗庵轻叹一声，“道爷汇报过了，他们不让天旗来！”

“李姐儿生气道：“没心肝的，烧成这样了，还不让看。

赶明儿我对明岑说说，一定得让天旗来！”

“谢李姐儿了！”

“宗庵打个揖，关切地问，“天下雪了，冷成这样，又是半夜三更的，你摸着黑来，别是有啥紧要事吧？”

“经他这一说，李姐儿就像醉汉酒醒一样，不无懊悔地自怪自道：“看我这人，心路窄，遇到正经事儿容易叉巴，这不，差点误大事了！”

“见李姐儿有大事，三人无不睁大眼睛盯着她。

李姐儿将眼珠儿轮流扫向宗庵和天珏，怔了一会儿，方才说道：“大叔，你俩快逃吧！”

“三人皆是诧异。

“逃？”

“宗庵眯起眼，“李姐儿，为个啥哩？”

“唉，”李姐儿轻叹一声，落下泪来，“他们定下了，赶明儿就要押送你爷儿俩到区政府去！”

“区政府？”

“天珏想了一会儿，抬头问道，“大嫂，押我们去那儿干啥？”

“说是……说是……”李姐儿说不下去了，抹起眼泪来。

宗庵猜出了，却不愿相信：“李姐儿，总不会是——枪崩我们吧？”

“大叔，”李姐儿收住泪，“他们天不黑就到俺家开会，商量咋个处置你们。

他们在堂间商量，我在隔间偷听，妈呀，冷汗都吓出来了！”

“他们咋说的？”

“宗庵心里一紧。

“听他们说，赶明儿就送你们到区政府，说是正丫（镇压）！”

我不知道啥叫正丫，正在心里犯嘀咕，有林大叔发话，问的也是这事儿。

工作队的头儿，就是那个韦同志说，正丫是打死地主，打死范各鸣（反革命）。

万碾子问，是不是枪崩，韦同志说，崩与不崩轮不到你——”李姐儿的话音未落地，芝娴就惨叫一声，晕死过去，怀中的娃子被她陡然松开，一下子出溜下来，滑在地面的青砖上。

天珏急赶过去，一手抱起芝娴，一手抱住娃子，脸色也是变了。

宗庵看他们一眼，缓缓蹲下，两手抱头，过了一会儿，抬头望着李姐儿：“开会的都是啥人？”

“李姐儿慢慢扳起指头：“一共八个，仨是工作队的，你都见过，余下是咱村的，有娃他爹、万家风扬、万家碾子、成家有林、张家天成，说是四大姓各出一个鸡鸡（积极）分子，叫……叫啥子来着，对了，叫带裱（代表）！”

““四家各出一个，万家为啥出俩？”

“天成也问这事了，韦同志说，风扬不能算，风扬是区小队民兵排长，不占村里带裱。

<<四棵杨>>

万家的带裱是万碾子。

” 宗庵点头：“他们还说些啥？”

” “有林大叔先说话，说都整会（斗争会）开了几天，村里没啥人上台诉苦，都说大叔人品好，积德修善，是老好人，能不能不正丫。

大家齐说是是是，大叔说的是。

娃他爹跟着也为大叔说软话，天成没说啥，一个劲儿抹泪，只有万碾子没吭声。

妈那个尿哩，真不知道那个小鳖货心里在想啥。

工作队迟迟不发话，有林大叔急了，要风扬说句话，风扬问韦同志，不正丫中不中。

韦同志说，这事儿没商量，县里的树鸡（书记）早就定了。

树鸡说，反动地主张宗庵私通顽匪，欠下人民血债，犯下十恶不赦大罪，必须正丫。

这是姐弟都整（阶级斗争），没商量的。

有林大叔问，说大叔通匪有啥证据？

韦同志说，你们看，这是字据，一百块大洋，二十石麦子，上面有王金斗的签字，铁证如山，不正丫咋中？

好长时间，大家都没说话，我听到有林大叔叹粗气，知道是没商量了！

” 宗庵泪水流出，翻身朝李姐儿跪下，连磕三只响头，颤声泣道：“李姐儿，宗……宗庵一家谢你了！”

” 身为长辈的张宗庵竟然给晚辈下跪磕头，李姐儿懵了，傻愣在那儿，待怔过神来，想拉他起来，自己是女人，不好动手，急得也跪下来，哭着求道：“大叔呀，你……你咋能对侄媳妇儿磕头哩！这……白龙爷的眼珠子盯着哩，要折损侄媳儿的寿限哩！”

” 听到“白龙爷”三字，张宗庵泪流满面，转过身去，对正襟端坐的白龙爷泥塑连拜数拜，泣道：“白龙爷呀，宗庵何德何能，竟得贤侄媳李姐儿风雪夜冒罪送信！”

宗庵何德何能，又得成家有林老弟善言倡救，还有孙家明岑贤侄、万家风扬贤孙、世侄天成犯颜直谏？

白龙爷呀，您可要记住，您的子民张宗庵在这里为这些好人——祈——祈福了！

” “老天爷呀，”李姐儿急了，“都啥时候了，你啰嗦这些干啥？”

趁天没亮，你爷儿俩快逃吧！

” “唉，”宗庵重重地叹了口气，“李姐儿，你说说看，这大雪天的，能逃哪儿去？”

” 李姐儿决然说道：“先到我娘家躲几天，我娘家住在老北山里！”

” 宗庵连连摇头：“李姐儿，这可使不得！”

罪加一等不说，还要连累你的娘家人！

你们都是好人哪，宗庵咋能连累你们呢！”

” “那——”李姐儿想了一会儿，“你俩逃进老北山吧，寻个石洞躲起来，好赖也比让人正丫强！”

” 宗庵不出声了，扭头看天珏。

芝嫫已醒过来，两臂搂着天珏的脖子，伏在他的肩头啜泣。

” “爹，”天珏接道，“大嫂说的是，咱抗不过，躲吧！”

” 宗庵蹲在地上，两手抱头，过一阵子，脸色亮堂一些，抬头对李姐儿道：“李姐儿，宗庵拜托你个事儿！”

” “大叔，你说！”

” “麻烦你去趟风扬家，求求郭姐儿。

风扬是区队里的人，只要他上心，我爷儿俩或许有救！”

” 李姐儿点头。

” “这事儿要快，让风扬看见了不好。”

” “嗯，大叔放心。”

听娃他爹说，他们还要商量咋个分配你家的地和浮财哩，看样子还得些辰光。

不过，我这就过去，赶早不赶晚！”

<<四棵杨>>

”话刚落地，李姐儿人已站起身子，向门口走去。

宗庵摸索一会儿，解开上衣，撕开夹里，从中摸出一张纸条：“李姐儿，你把这个也给郭姐儿，让她交给风扬！”

”李姐儿接过，郑重说道：“中！”

”宗庵急跨几步，伸手拉开房门，躬腰站在旁边。

李姐儿将方巾围上，回头别过宗庵一家，转身走向庙门。

见她出来，进才早将庙门打开，候在一侧。

李姐儿探身看看野外，见雪小多了，不过仍在下，旷野里空荡荡、白茫茫的，没有半个人影。

李姐儿出口长气，活动几下脚脖子，见不疼了，向进才打声招呼，朝村子方向急步而去。

送走李姐儿，宗庵掩上门，颓然坐在地上。

芝娴知道不是哭的时候，也静下来。

小家伙躺在天珏怀里，依旧睡得呼呼的。

“爹！”

”天珏小声叫道。

宗庵抬头，目光无神地望着他。

“爹，”天珏顿了一下，接道，“你咋能指靠风扬呢？”

莫说是他，即使政府也指靠不住。

我了解土改政策，在上海时，我私底里看过一份报告，说土改是分步骤的：一是土地调查；二是按地划分阶级成分；三是挖财宝，开控诉大会；四是流血斗争，就是杀人；五是分浮财；最后才是分田地。

咱村里的事，差不多验证了。

眼下过去三道关，下面是该杀人哩！”

”“唉，”宗庵轻叹一声，“有啥法哩？”

老天爷变脸了，下大雪下雹子都得由他！”

”勾头闷一小会儿，猛然昂起，声音激越起来，“哼，杀人是天大的事，要三堂会审，我就不信，这世上没个王法？”

不究是谁坐天下，都得吃饭穿衣，都得有人纳款纳粮。

咱家一没偷，二没抢，三没做亏心事，一心一意种田纳粮，他们凭啥把咱打死？”

再说，他们要粮，咱给了；要钱，咱给了；要房子，咱也给了。

眼下咱是两手空空，跟他们一样是无产阶级，就剩几条贱命了，难道他们不讲良心，连条活路也不给？”

”“爹，咱的罪不是不纳粮，是通匪！”

”“啥个通匪？”

王金斗领人马到咱院里，不给能中？”

要这么说，村里人谁家没通匪？”

再追上去，大家都还通日哩！”

过老日那几年，哪年不给日本人上粮上款？”

”天珏没接话头，只是用手有节奏地拍打怀中的孩子。

宗庵憋不住了，追一句：“珏儿，你说话呀！”

”“爹，你是好人，啥事儿都想得实。

说白了，这些都是借口，他们要分咱的钱，要分咱的田，不先杀咱们，心里能踏实吗？”

”宗庵勾下头，陷入冥思。

已是后半夜，大殿里静寂如死。

不知过有多久，宗庵抬起头：“那——依你说，咋办？”

”“听李姐儿的话，先避避风头再说！”

”“哪儿避去？”

天下全是他们的，前阵子，王金斗钻进老北山的石洞里，有几百杆枪，还不是照旧让他们抓起来，开

<<四棵杨>>

万人会，点天灯！

再说，还有芝娴和娃子，咱俩走了，叫她娘儿俩咋活？

芝娴是大家闺秀，能识文，会断字，打小就没受过苦，大老远的嫁到咱家里，没享到福也就算了，咋能再让她担惊受怕？

” 毫无疑问，宗庵点到的是死穴。

天珏不再吱声，更紧地抱牢孩子。

“爹，”芝娴急了，语气坚定地插进来，“你们走吧，甭管我俩。

只要你俩活着，有多少苦，芝娴都能忍受！

要是没有你俩，芝娴活着还有啥意思？

” 宗庵低下头去，又一番思索之后，似是下定决断：“珏儿，你避避吧。

就到北山里去，不要躲在亲戚家，他们会找去的！

爹认识个人，家住二郎坪，是个烧炭的，咱家的炭，年年都由他供。

这人实在，仗义，你可以去投他，能指靠！

” “那——你咋办哩？

” “再过几天，爹就满六十了，差不多算个整寿！

” 天珏想也没想，摇头说道：“爹，要是你不走，珏儿哪也不去。

要杀要剐，随他们去！

” “珏儿！

” 宗庵急了，流下泪，“你咋恁倔哩？

你走你的，保不准爹也死不了。

爹忖过了，村里人对咱没啥成见，工作队发动十几天，可你看看，不究是谁上台诉苦，都说些啥？

说的全是咱的好！

工作队既不是聋子，也不是瞎子，还能听不见？

我琢磨，一定是那个韦同志死板，只要风扬能跟上面搭句话，爹兴许死不了！

再说，爹还有个尚方宝剑哩！

” 天珏、芝娴的眼睛皆是一亮。

芝娴急问：“爹，是啥子？

” 宗庵缓缓说道：“就是爹刚才交给李姐儿的那个纸头儿！

老日临走那年，有八路军来，一个姓李的连长领人到咱家里，爹交给他大洋两百，还要给粮食，他说不好拿，没要！

临走时他给爹打了那个借条。

工作队不是说咱通匪吗？

有这条子在，咱就通共了！

至少是功过相抵！

” 思考一阵儿，“珏儿，你只管走吧，爹有这个望哩！

” 天珏应道：“爹，甭说了。

珏儿既然已经回来，就认命。

是杀是剐，由他们去。

珏儿哪儿也不去，只在这里为爹尽孝！

” 张宗庵两手掩面，泣不成声：“珏儿——”

万风扬踏进自家院子时，东方已发亮，大

雪铺有四指厚。

院子很破。

堂屋是三间土坯房，屋顶上镇的是麦秸，年久失修，有一处承受不住积雪，陷下去了。

风扬扫它一眼，顾自走进院里。

一夜没睡，这阵儿正犯困，虽有冷风吹送一路，风扬仍是禁受不住，一进院门就是几个大哈欠。

一条小黑狗从灶伙灶火里窜出来，唧唧哼哼，跑前忙后，净在他的裆下拱。

风扬踢它一脚，推开堂门，正要进里屋美美睡一小觉，一个沙哑的声音从身后飘来：“扬儿！

<<四棵杨>>

” 风扬回身，见母亲万郭氏歪着碗大的瘦脖子从东间的门帘后面走出来，赶忙迎上去扶住她，不无关切地问：“妈，天还早哩，你咋就起来了？”

夜里下大雪了，当心冻着！”

” “妈早知道了。

妈在屋里候你一个多时辰哩！”

” “妈，你候我？”

” 万风扬吃了一惊，“啥事儿？”

” “啥事儿？”

” 瘦脖子阴下脸，指着里屋的门帘，“进去就知道了！”

” 万风扬心里打鼓，掀开瘦脖子房间的门帘，见屋里亮着一盏洋油灯，一张黑糊糊的桌子上摆着他爹万中旺的灵位。

自万中旺十五年前死于痲病，他的牌位一直摆在他妈的床头。

风扬没有看出明堂，怔道：“妈？”

” “对着你爹的牌位，跪下！”

” 瘦脖子板着面孔，声音依旧沙沙的。

万风扬迟疑一下，见他妈没商量了，只好在父亲的灵位前跪下。

瘦脖子坐在床头，虎着脸，一言不发。

万风扬跪有一刻钟，见他妈依旧不说话，歪头问道：“妈，究竟为啥事儿？”

” “妈问你，你爹是咋死的？”

” “痲病！”

” “你爹在死前咋跟你说的？”

” “爹……爹说，我要是有出息了，不忘报……报……报答恩……” 风扬忽地明白过来，后面的“人”字没有说出，垂下头去。

” “咱的恩人是谁？”

” “张——张宗庵！”

” “没忘就中！”

” 瘦脖子流下泪水，“你爹害痲病那几年，张家免去咱家租粮不说，还送来十块大洋让你爹看病。

你爹请先生写下借据，宗庵当咱的面把借据撕了。

儿呀，咱欠人家十块大洋哪！”

” “妈——” 风扬的泪水也流出来。

” “你们会上定的事，妈也知道了。

不究咋说，你得救下恩人。

要是恩人有个三长两短，妈……妈就一头碰死在你爹灵前！”

” “妈——” 风扬抱住瘦脖子的腿，失声痛哭。

” “儿啊，” 瘦脖子抚摸风扬的头发，“是妈难为你了！”

天亮了，你得快点去，不究想个啥法儿，你都得救咱这恩人，妈在家里候信儿！”

” 摸出来一张纸头，“这个你也拿上，听人说，能派大用场哩！”

” 风扬接过纸头，打开一看，眼珠儿一亮，起身走到西间，坐在自己床沿上，点起一锅烟，眯起眼睛，一下接一下地吧咂烟嘴儿。

日头升出来时，万碾子火燎燎地走到民兵排一组长李青龙家的大门口，老远就扯嗓子喊叫：

“青龙，青龙——” 青龙揉眼走出院门，嘟哝道：“又是你！”

叫啥魂哩？”

” 万碾子走上几步，一脸兴奋：“揉个啥眼？”

好事儿来了！”

” 青龙瞥他一眼：“从你这老叫驴嗓眼里冒出来的，能会有好事儿？”

” 万碾子正要说话，见风扬斜背枪从东面走来，赶忙打住，堆上笑，扬手招呼他：“风扬，你没睡一会儿？”

<<四棵杨>>

” 风扬打个呵欠，走到近前：“碾子叔，青龙，我这正寻你俩哩！”

” 青龙迎上两步：“啥事儿？”

” 风扬望着青龙：“青龙，你跟碾子叔各喊两人，将地主分子张宗庵、张天珏押送到区政府大院！”

” 转对碾子，“碾子叔，你先去喊人。

吃罢早饭，就跟青龙一道去庙里押人！

这事儿大，甬出差池了！”

” “中哩！”

” 万碾子应一声，大步走去。

万碾子走有十几步，风扬急叫：“碾子叔，等一下！”

” 撵上几步，对他耳语一阵，碾子点了点头，大步走去。

风扬捱回来，走近青龙悄声吩咐：“青龙，送人的事儿，外急内不急。

碾子叔是火爆筒子，你不究生出啥法儿，务必拖住时辰！”

” 青龙眯起小眼：“咋哩？”

” 风扬轻描淡写道：“没啥子，能拖你只管拖。

我先走一步，到区里办桩事儿！”

” 话音落处，一个转身，大步朝村东走去。

吃过早饭，万碾子背着一杆土枪，抬头看下日头，叫上两个万姓民兵，吩咐道：“时辰不早了，走，咱找青龙去！”

” 一民兵道：“碾子叔，不就是押那父子俩街上去吗，有咱仨就中了，叫他干啥？”

” 另一个接道：“是哩，碾子哥，那家伙难缠，跟他一起，多事儿！”

” 万碾子瞪他们一眼，教训道：“你们知道个屁？”

” 压低声音，“风扬说了，干这毬事儿，得罪人，不能全是咱万家人！”

” 二人连连点头。

三人走到青龙家，说是他早出门去了。

三人寻得一头汗，仍旧不见踪影。

碾子看看日头，跺脚道：“这个老阴毬，死哪儿去了？”

” 一个民兵道：“算了，不找他了！”

咱仨去吧！”

” 万碾子白他一眼：“分开搜，就这几十户，看他躲哪儿去？”

” 两个民兵只好分头再寻。

碾子沿着一个方向，边走边喊：“李青龙，李青龙——” 万碾子正在扯嗓子喊，万家秃子头戴一顶破军帽，两手背在身后，嘬嘴哼着小曲儿，打对面走过来。

万秃子大名万风召，跟风扬同辈，早年没爹，家里有个瞎子妈，穷得叮当响，这阵儿在一心巴望张宗庵家的田地和浮财呢。

见万碾子走近，万秃子扬手叫道：“碾子叔，你寻青龙干啥？”

” “去去去！”

” 碾子脸一沉，“我要干正事哩！”

” 万秃子凑上来：“碾子叔，是啥正事儿，先给侄子说说？”

” 万碾子手一摆：“滚一边去！”

” 白他一眼，数落他，“瞧你这个毬样儿，背着手，哼着曲，吊儿郎当的，咋看咋像个二流子！”

” 万秃子涎着脸，嘿嘿笑道：“碾子叔，你咋日嘬（责怪）我都没话说，谁让我是你侄子哩！”

” 摸了摸碾子背上的老土枪，“碾子叔，你这枪真棒，能打多远？”

” “三十丈！”

” “啧啧，三十丈！”

有多少铅子儿？”

” “几十个吧，没数过！”

<<四棵杨>>

” 万秃子伸出舌头，不无夸张地咂咂嘴：“我的乖乖，这要是打到身上，还不整成筛子眼儿！”

” 万碾子听得心里美滋滋的，神气地说：“这还用你说！”

” 万秃子退后两步，朝万碾子端详一阵，又是一番啧啧称赞：“啧啧，碾子叔，没想到，你背上这杆枪，真还神气哩！”

要是走在大街上，侄子敢说，一街两行的大闺女、小媳妇，眼珠子全得滴溜溜地跟着碾子叔转！”

” 万碾子嘴角在笑，脸却故意绷起：“滚一边去！”

啥大闺女、小媳妇的，瞧你整天都在想些啥？”

” 万秃子涎着脸皮：“嘻嘻，你看我这个样儿，还能想啥？”

” 凑前一步，“碾子叔，干啥正事哩，能不能先给侄子透个气儿？”

” 万碾子压低声音：“押送地主分子张宗庵一家去双龙街！”

” 万秃子一下子兴奋起来：“哦？我也去！”

” “去去去，”碾子瞥他一眼，“这是民兵的事儿，你靠边儿站！”

” “这——”万秃子显出失望的样子，“碾子叔，押他们去双龙街干啥？”

” 万碾子一则有意哄骗他，二则也是炫耀：“干啥？开批斗大会呀！”

全乡地主放一块儿斗争，过大瘾哩！”

” 万秃子信以为真，两眼大睁：“真的？”

” 眼珠子连转几转，“我这就看热闹去！”

” 万碾子冲着渐跑渐远的万秃子呵呵乐一阵，继续往前走，边走边喊：“李青龙，你死哪儿去了？”

” 抬头见是黄老五院门，上前拍门，“黄老五，在家不？快开门！”

” 没有应声。

万碾子推了推，见门松动，抬脚踢开，大步走进院门，见青龙在院子当中不急不慢地磨砺他的大砍刀，火气不打一处来，瞪瞪几步走到近前，吼道：“你——你没长耳朵？”

” 青龙头也不抬：“万碾子同志，啥事儿？”

” 万碾子越发火了：“李青龙，这都啥时候了，你咋躲在这儿？”

” 青龙瞪他一眼，虎起脸：“万中碾，李青龙是你叫的？”

” 万碾子打个怔：“那——我叫你啥？”

” 青龙一本正经：“叫组长！”

” 一听此话，万碾子的火气全没了：“屁大个官儿，还争礼哩！”

中中中，就叫你组长！”

青龙组长，你这是干啥哩？”

” “眼瞎了？”

这在磨刀哩！”

” “磨刀干啥？”

” 万碾子纳闷了，“风扬叫咱押送地主张宗庵爷俩到区政府，这都错晌午了，咋也寻不见你的影儿！”

” “押送反动地主，不磨刀能成？”

” 青龙慢腾腾地站起来，拿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拭了拭刀锋。

万碾子嘻嘻又是一笑：“你这叫砍柴刀剃蚊子，家伙动大了！”

不是吹的，就那爷儿俩，我赤手空拳，连根绳子也不用，保准儿安全押到！”

” 青龙白他一眼：“你有这个能耐，还找我干啥？”

” “你是领导嘛！”

” 万碾子嘻嘻笑着，凑前一步，神秘兮兮地说，“喂，你知道咱押他爷儿俩是去干啥？”

” 青龙抬头望着他：“干啥？”

” “夜黑儿，四大家开会，韦同志让我也去。”

<<四棵杨>>

韦同志判这爷儿俩死刑，送到双龙镇是要弄死他们哩！

” “弄死他们？

” 青龙大吃一惊，掏出旱烟袋，撮出一些按进烟锅里，拿火绳点上，深吸一口，蹲在地上自言自语，“怪道方才我去叫家兴，人都跟我出门了，老有林却追出来，啥话没说，拦下家兴，死活不让去。我一直纳着闷哩！

” “对对对，夜黑儿成家去的是老有林，他知道为的是啥事儿！

” 青龙凝起眉毛，含住烟嘴，慢条斯理地吸起来。

万碾子见他有滋有味地吸上了，上来扯胳膊：“看看看，你咋又抽上哩？

” 青龙一把甩开他，吧咂几下烟嘴儿，扬起眉毛：“要是这说，咱得准备大家伙。

碾子娃，你回去，叫人扛把大铡刀！

” “啥？

” 碾子大怔，“扛大铡刀干啥？

” 青龙斜看他一眼：“路上出啥事儿，咋办？

” 碾子呵呵笑道：“他们只有俩，咱是六个人，怕个鸟！

” “这可是你说的！

” 青龙斜他一眼，拿起大刀，不急不忙地走出院子，出院门时，又甩下一句，“真要是出啥事儿，我就推在你身上！

” “跑个屁！

” 万碾子耸耸肩膀，跟上来嘻嘻笑道，“不是吹的，我让他们先跑二里地，再追也来得及！

” 又过半个时辰，日已当午，青龙打头，万碾子和他选来的四个民兵跟在后面，排成一个长溜儿，不急不慌地走到白龙庙门口，在外面拍门。

进才迎出来，将他们领到大殿。

门开着，宗庵听到声音，从门里走出来，站在门口低头哈腰。

青龙看一眼宗庵，见他两眼红肿，想是知道底细了，遂咳嗽一声，叫道：“地主分子张宗庵、张天珏！

” 张宗庵向前跨一步，两腿并拢，垂首站在当院里。

这是近段时间学来的挨训姿势，宗庵站得很标准。

万碾子眼睛一瞄，不见张天珏，扯开嗓门朝殿里吼道：“小地主张天珏，叫你出来哩，耳朵聋了咋的？

” 青龙白他一眼，先一步走进殿门，一眼瞥见张天珏的漂亮娘子正和她的儿子一边一个，死死抱住他的两腿不放。

天珏走不脱，只好蹲下来，三口子搂作一团，哭成泪人儿。

青龙心里一酸，轻叹一声，退出门槛，掏出烟袋，看一眼日头，转对万碾子道：“碾子，看辰光，晌午是送不到了。

依我看，咱也不必着急，干脆吃饱喝美，后晌再去不迟！

” 不待碾子搭腔，扭身对进才，“道爷，有白面没？

” 进才点头应道：“有！

” “就烙葱油饼吧，吃着香！

” “没油，没葱花，白面也不多了！

” 进才小声嘟哝。

” “愣啥哩！

” 青龙对怔在一旁的万碾子和几个民兵喝道，“全都滚回家去，有油的拿油，有葱的拿葱，有面的拿面，有啥好吃的，通通拿来，免得夜里喂耗子！

” 见万碾子和几个民兵转身走了，转对宗庵，“地主分子张宗庵听好，接上级命令，后晌押送你父子二人前往区政府接受训话！

眼下没事，先回殿里歇着！

” 双龙镇在白龙河和黑龙河的交叉处，有五六百户三千多口人，一条大街贯通南北，在这块

<<四棵杨>>

谷地是最繁华的聚居区，也是唯一的集市，逢单日大集。

万风扬心里有事，脚下自快，毛十里路不到半个时辰就赶到了。

风扬直接赶到乡政府，也就是过去的乡公所。

是进大院子，院墙很高。

没有干部，十来个从镇上及周边村落先一步押来的地主老财排成两行，耷拉着脑袋站在院中雪地里。

二十几个背三八枪的区队队员站在一边，区队长、河东黑龙庙的铁匠易六成挥着大手冲他们训话。

院门处，不断有地主被村上的民兵们推攘进来。

风扬扫一眼，众地主中，除去两个有些岁数的妇女之外，余下的全是成年男人，没有小孩。

风扬知道，这些地主都是判了死刑的，没有一个能活到明天。

风扬注意到，肥胖高大的肉铺掌柜也腆着大肚子排在队列里。

从神色上看，他似乎不知道是来送死的，就像他铺子里的待宰猪羊一样。

易六成训完话，转身没走几步，眼角瞥到风扬，赶忙拐过来，老远就伸出手：“哦，是风扬同志

！

来的蛮早哩！

” 风扬迎前几步，握住他的大手：“来迟了！”

” 压低声音，“六成大哥，小弟有件事儿求你！”

” “啥事儿？”

” “这儿不方便，找个僻处！”

” 易六成领他走进中队部，关上房门，笑道：“这儿中吗？”

” 风扬亦笑一下：“中！”

” “啥事儿，神兮兮的！”

” “唉，”风扬轻叹一声，“我家欠下张宗庵的情，我妈定要救他一命，我拗不过，左想右想没招儿。

你是我领导，我只能求求你，看能生个啥门儿！”

” “判他死刑了？”

” “夜黑儿判的。

商量一整夜，村里不赞成，可工作队的韦同志一定要判，说是上面定下的，不好改了！”

” “嗯，”易六成点了点头，“是不好改！”

” “昨儿的诉苦会开了一整天，村里没人说他不好，都说他是体面人，人好，心好。

六成哥，你面子大，能不能跟领导通融一下，权且放他一马？”

” “通融个毬！”

” 易六成苦笑一声，手指窗外那堆人，“你看他们，哪一个不是体面人？”

说句心里话，真正坏的没几个！”

” “那——镇压也得讲究个实际！”

” “风扬同志，”易六成沉下脸，“这句话算我没听见！”

你还有啥事儿？”

” “六成大哥！”

” 风扬急了，扑通一声跪下，“小弟求你了！”

” “哎哟哟，你咋弄起这个哩？”

” 易六成赶忙拉起他，将他一把按在凳子上。

风扬小声道：“六成大哥，求你了！”

” 易六成思忖一会儿，摇头叹道：“唉，风扬呀，不是六成大哥不从，是这事儿压根儿没法整！”

县里其他区都土改了，就咱双龙区费下牛劲，为整山沟子里王金斗那个王八蛋，县大队先后牺牲近百

号人，要不是调来一团正规军，还不知道闹成啥样？”

听老白说，刘书记最恨的就是通匪的，若是那帮老顽固没钱没粮，早就困死了！”

这十几个人全是通匪罪，刘书记亲手划圈，死定了！”

” “那——”风扬的脸色变了，“有啥法儿没？”

<<四棵杨>>

我妈说，要是我救不出宗庵，她就一头撞死。

我妈要是撞死，叫我——咋做人哩！

” 易六成也觉得事儿严重起来，勾头思忖。

有顷，六成抬头，两手一摊：“没啥法儿！”

” 风扬从袋子里掏出纸头：“你看看这个，中不？”

” 易六成白他一眼：“你明明知道我不识字，咋念？”

快说，是啥东西？”

” “是张宗庵支援过八路军二百块大洋的证据，上面有签字！”

” “谁签的？”

” “我也认不全，就知道八路军这仨字！”

” 易六成装模作样地端详一会儿：“我这官儿小，做不了主。

不过，有这东西在，就比没有强！”

我说个门儿，咱试试看。

待会儿老白来了，你就去求他。

不瞒你说，大凡被押到这儿的，名单早就报给刘书记了。

刘书记不点头，谁敢放人？”

” “既是这样，求老白有啥用？”

” 易六成眼一瞪：“啥用？”

看来你是不知情！”

老白在八路军里当连长时，刘书记不过是个通讯员，屁颠屁颠地跟在老白后头拎包！

你求老白，只要他肯说话，刘书记咋说也得买个面子！”

” 风扬眼珠子一亮：“老白在哪儿？”

” “就在区里。”

今儿镇压反动地主，县大队怕出事，调来几十号人，这阵儿就扎在河头上。

老白和刘书记都来了，待会儿必定过来！”

” “老白是大官，我一个小不拉子，咋能见上？”

” “老白爱抽土烟，你去弄点好烟叶，越壮越好，候在这屋里。”

待他来时，我勾他过来，你顺口提说这事儿。

老白是硬人，吃软话，你想几句好词儿，我再帮帮腔，或能救下宗庵一命！”

” 风扬眼睛发亮：“中！”

” 风扬点了点头，谢过易六成，到街上买来一捆特壮的上好烟叶，忐忑不安地守在屋里。

小晌午时，白云天和刘书记果然走进院子，后面跟着几个县大队干部，腰里挂的是清一色的盒子枪。

院中雪地上站的人也多起来，有二十来个，见有大官来了，一齐立正，哈腰低头。

刘书记扫他们一眼，没有训话，与白云天等大步流星地走入区政府的办公室。

又候半个时辰，风扬听到门外脚步声响，不一会儿，易六成引着白云天有说有笑地走过来。

还没跨进门槛，白云天的大嗓门就亮开了：“易六成，你的烟叶哩？”

” “屋子里，”易六成笑道，“首长，你只要吸一口，保管忘记姓啥了！”

” “你就吹吧！”

” 白云天亦笑起来，先一步跨入门槛，见风扬站在屋里一侧，打个愣怔，转对跟进来的易六成，“这是谁？”

” 六成指着风扬介绍：“这是四棵杨村的万风扬，区队排长，你的小部下。

我说的好烟叶就是他孝敬的！”

” 对风扬，“你夜黑儿梦到的白大队长就在眼前，还不快点敬烟？”

” 风扬打了个立正，敬礼道：“首长好！”

” 听说是区队的，白云天呵呵一笑，扬手还了个礼：“好好好，你的烟哩？”

” 风扬从桌下摸出一捆烟叶，双手捧上：“请首长验看！”

” 白云天接过来，连嗅数下，又查看一下颜色，点头赞道：“嗯，是好烟！”

<<四棵杨>>

” 风扬奉承道：“首长真是行家，不抽就知道好歹了！”

” 白云天接过六成递来的纸头，卷成烟筒儿，撕下一段烟叶，揉搓成末，塞进去按实。风扬呈上早已备好的火绳，白云天深吸一口，脸上的一块大疤飞扬起来，赞不绝口：“中中中，这味儿中，吸起来过瘾！”

” 笑对风扬，“万风扬，你今儿算是立一功，老白半个多月没抽上好烟了！”

” 略顿一下，“咦，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” “是从地主分子张宗庵的家里抄来的！”

” 风扬不失时机，将话头儿扯到正题上，“张宗庵别的没本事，弄烟是好手。经他手炕出来的烟，连西安人都爱抽哩！”

” 白云天转向易六成：“哦，这事儿可是真的？”

” 易六成笑道：“万风扬吃下豹子胆，也不敢蒙骗首长呀！”

我也听说，一到出烟时候，四棵杨村头车水马龙，闹猛着哩。

张家的烟叶儿，名声扬得远喽！”

” 白云天挠挠头皮：“我咋没听说过？”

” 六成笑道：“首长净忙大事，咋能听说这些鸡毛蒜皮？”

再说，张家的烟叶壮，不是行家禁不住，买起抽不起！”

” “嗯，这话实，听着美！”

” 白云天狠吸一口，咽进嗓眼，又从鼻孔里喷出来。

“首长，”风扬迟疑一下，“这些烟，以后怕是抽不到了！”

” 白云天一怔，猛然想起什么，轻声问道：“那人也在这院里？”

” “就快到了，”风扬应道，“这在路上哩！”

” 顿有一时，轻叹一声，“唉，首长，我有句不该说的话，镇压谁都没啥子，镇压这个人，有点屈了！”

” “张宗庵？”

” 白云天眯起眼，自言自语，“是不是通匪那个？”

” 风扬结巴了：“是——是哩！”

” 白云天直盯风扬：“你这说说，咋个屈他了？”

” 万风扬流下眼泪：“张宗庵是好人，前阵子开批斗大会，村里人上台，没人控诉他不，反倒为他说出一堆好话。

张宗庵行善一辈子，咱要是镇压了，村里人会——会咋想？”

” 白云天捏碎烟头，眉头皱起，在屋子里来回踱步，脸上大疤的颜色明显暗淡下去。

踱一会儿，他顿住步子，两眼盯住风扬，语调严肃而低沉：“万风扬同志，看来你是上了反动地主的当！”

反动地主总是善于伪装，表面上做善人，背地里干坏事。

我且问你，张宗庵家有多少地？”

” 万风扬心里一寒，声音有些哆嗦：“二——二百多亩！”

” “你看看，”白云天的大疤一下子飞扬起来，“他这么多地是打哪儿来的？”

还不是残酷剥削贫下中农得来的？”

贫下中农不去控诉他，反倒说他好话，一定是中了他的糖衣炮弹！”

” 万风扬的嘴唇动了儿几，话也说不囫圇了：“首——首长——” “首长说的是，”易六成接过话头，“就凭拉拢腐蚀贫下中农这一宗罪，就该枪毙他十次！”

” 转对风扬，“风扬，我问你，像张宗庵这样的地主，你村里一共几家？”

” “就——就他一家！”

” “哦？”

” 易六成做出若有所思的样子，自语，“要是这么说，今儿镇压他，倒是便宜他了！”

”

<<四棵杨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当今中国应当产生三部悲歌，第一部是土地革命以来中国农民的悲歌；第二部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遗产的悲歌；第三部是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民间社团的悲歌。

寒川子在其新作《四棵杨》里尝试写出的，堪称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民及其乡村生活的悲歌，这是一位作家良知的时代之音。

——凤凰网首席评论员 钱宏 在寒川子笔下，农民弱势，但不弱智。

他们为体面而活。

他们没有闯关东，也没有走西口，只是牢牢扎根乡里，饿死不移志，穷死不挪步。

在农民工几乎代替农民的今天，此书重新肯定了土地与农民的命定关系，别有怀抱，耐人寻味。

——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导 郜元宝 《四棵杨》从“后革命乡土叙事”的视角，归复了中国乡土本有的眼光、本有的语言，重构了中国乡土本有的意识形态。

作者致力于描画制度变迁对乡土中国带来的遽变，以文化批判的笔触深入描摹了乡土中国的灵魂，展现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。

——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导 葛红兵 寒川子用通俗、活泼的语言陈述了中原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和困惑，讴歌了他们在专政条件下对文化遗产的执著和守护，同时也展开一个悖论：新的社会建筑在对旧的乡村文化予以无情摧毁的过程中，又用管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乡民牢牢绑缚在乡井土上，而乡井土正是滋生旧文化的土壤。

——作家、编剧 柳建伟 这是我在7年出版生涯里遇到的最伟大作品，堪称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白鹿原》级。

我将用最大的努力使此书能如原貌出版，为更多人所知。

在这部洋洋八十万言的长篇巨制里，河南之子寒川子以其冷静的笔触，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幅建国后三十年间河南农村的生活画卷，刻画了一组忍辱负重、勤劳质朴的河南人群像。

——出版人 路金波

<<四棵杨>>

编辑推荐

这是一部1949年后中国9亿农民30年间乡村生活的史诗。
第三届茅盾文学奖《平凡的世界》，第 四届茅盾文学奖《白鹿原》……第八届，可能就是《四棵杨》。

任何人往上倒三辈都是农民的后代，没有例外。

14亿中国人口中，9亿是农民。

现在的城里人却不了解64.3%的中国人的生活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